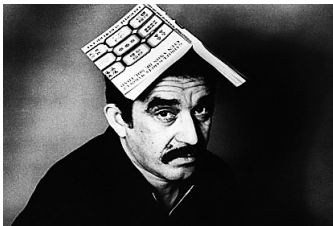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

严辉文

马尔克斯的“咖啡馆大学”

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

村上春树不喜欢“学校这东西”，无独有偶，马尔克斯也说过：“我进大学课堂，好比进监狱牢房”。

逃学的马尔克斯，辍学的马尔克斯，实际上又是一个早早地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又该怎么干(要么写作,要么死去)的天才作家马尔克斯。从诗歌发轫,马尔克斯开始走上文学之路。上大学不久,因为在人人羡慕的重量级文学报刊上发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,使他在早早赢得诗人桂冠后,又被人们称为小说大师。

毕生的阅读和写作,马尔克斯最好的课堂到底在哪里?

在《活着是为了讲述》这部自传的开头,马尔克斯的妈妈因为想回老家阿拉卡塔卡卖房子,需要在巴兰基亚寻找马尔克斯陪伴。正当他妈妈四处打听,不知怎么找人时,有知情人告诉她,到世界书店附近的咖啡馆找去吧,那群“疯得可以”的家伙准在那。彼时,已经从大学辍学的马尔克斯,一天至少两次去那一带的咖啡馆,与一帮作家朋友谈天说地。妈妈果然在那里逮到了野性未驯的少年作家。

如今我们的城市,到处都是闹腾的咖啡馆,咖啡馆作为人们社交的热门场所,最是受到商人、官员、情侣各色人等的宠爱,但不客气地说,中国特色的咖啡馆恐怕是不干文学什么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马尔克斯最需要感谢的,是他那个国度咖啡馆深厚的文学氛围。

马尔克斯和他的巴兰基亚文学小组成员,常常是一天两次去世界书店旁哥伦比亚咖啡馆、哈皮咖啡馆、罗马咖啡馆,可以在那里邂逅来自阿根廷重量级出版社的书商,可以读到由阿根廷相关出版社出版的最棒英美小说(这些出版社擅长策划最出色的西班牙语译本)。尤其是在饱读诗书的文学教父、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·宾耶斯设在咖啡馆的专座边,马尔克斯也有幸拥有一个专座,有机会亲聆瞥咳,交流读书心得,讨论文学和艺术。当初出茅庐且不谙文坛禁忌(正在创作的初稿,永远不能给人看)的马尔克斯逮到堂拉蒙·宾耶斯单独相处的机会时,斗胆将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初稿给对方看,那位了不起的文学前辈,不仅认真拜读了,还有针对性地提了一些让马尔克斯受益终身的建议——人物的出现只是回忆,所以需要驾驭两种时间;小说里的城市不能坐实为巴兰基亚,读者可能会受真实的地名限制,而缺乏想象空间。

文学创作既是天赋的才能,当然不是学校课堂里能够传授的——除非是在“咖啡馆大学”。事实上,早在波哥大读大学时,马尔克斯的课余时间(逃课时间),就养成了交给“咖啡馆大学”的习惯。

何谓“咖啡馆大学”?马尔克斯说:在咖啡馆,躲在文学大师的专桌附近,“偷听文学对话,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、学得好”。当年首都波哥大有个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,堪称哥伦比亚二十世纪最著名诗人的莱昂·德格雷夫就在那里拥有专座。而马尔克斯整个大学时代做过的最为专注的事情,恐怕莫过于尽可能接近那个以莱昂·德格雷夫为核心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雅集的咖啡馆专桌,哪怕那些名流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,谈艺术和文学的时候少,

仍然潜身近处不敢懈怠,“纹丝不动,生怕漏听了一句话”。

最不需要怀疑的事实是,马尔克斯“活着是为了讲述”,而讲述的理论及实务正是从“咖啡馆大学”起步的。☞

读史侧翼

成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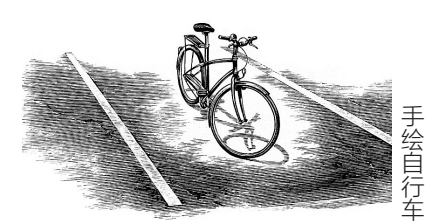
一辆自行车的见证

有一辆自行车,车把和钢圈上已是锈迹斑斑,乍看起来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式加重自行车没什么不同,可是稍加留意,就不难看出它的钢管要更粗一些,后轮的脚撑也呈八字形分别安装在两侧,让人觉得其中一个实属多余。若细心观察,又会发现,车把立管上有一个篆体的“满”字圆形商标。

这竟然是三十年代初出产的自行车,“满”字商标表明了它是伪满洲国制造。

现在,这辆自行车陈列在苏北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第五展厅的一面橱窗里。

1943年,新四军某部敌工训练班女战士李春华和三名侦察员一起执行任务,在淮安东部的一个小村庄,他们遇上了八九个骑车下乡收集情报的日军情报士官。当时,这几个日本兵想顺路抢些鸡鸭回去,由于离据点很近,他们毫无戒备心理,自行车、子弹袋就散放在村头的旱沟边上。李春华虽刚满20岁,可她10岁那年就单独给游击队送过情报,论胆识在全连都是赫赫有名的。当下她和战友一商量,决定发起袭击,趁乱夺取战利品。李春华会说几句日语,她一边开火,一边用日语喊“缴枪不



杀”。日本兵们被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魂飞魄散,弃车狼狈而逃。新四军三名侦察员直奔子弹袋,没等那几个鬼子回过神来便已无影无踪,而李春华则飞身骑上一辆自行车顺着庄稼地的旱沟回到连队。

后来,李春华奉命到盐阜地区开展民运工作,连长特意将这辆自行车交给她使用。李春华和这个无声的战友一起可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一次,部队有几十名伤员需要转移,原计划取道水上,不料情况有变,河道突然被敌人封锁,必须立即改走陆路。李春华主动请缨,跨上自行车东奔西忙,找人手找担架找板车,把任务分派差不多了,自己则用这辆自行车运送一名身负重伤的机枪手。李春华他们乔装改扮,小心避开敌人的搜索,几十里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,大半程都是推着走的。由于转移迅速,那名重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。

1986年,新四军纪念馆在盐城建成,李春华捐献出了这辆伴随自己40多个春秋的自行车。

1988年的一天,新四军纪念馆迎来了一批参观的客人,他们是中日合拍的电视专题片《话说长江》摄制组。参观过程中,60多岁的日方总编导佐田雅仁在这辆旧自行车前看了半晌,不愿移步。

原来,佐田雅仁就是当年的日军情报士官中的一个,李春华智夺的那辆自行车正是他的。虽说丢了车,可佐田雅仁还一直保存着车牌。战争结束后,佐田雅仁转而从事文艺工作。1980年4月,他创办的佐田雅仁企画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订《话说长江》的合拍协议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,摄制组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,行程数千里,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,佐田雅仁也走遍了长江沿线的城市和乡村。

电视片拍到长江下游便到了尾声,佐田雅仁想借此机会重返苏北平原,忏悔日军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还表示,自己当年参加侵华战争那时才16岁,真是幼稚无知。

此次来华,佐田雅仁随身带着那块车牌,与展厅里陈列的自行车上的钢印号码核对后,认定它就是自己当年丢弃的那辆。

也许是出于对旧物的特殊感情,佐田雅仁向新四军纪念馆提出,愿意用日本生产的最好轿车换回这辆自行车,但是,馆方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因为这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,它是极其珍贵的文物,是我铁军将士奋勇抗日的最好见证。☞

茶悦人生

明斋

莫负韶华喝茶去

初识茶趣,约在卅年之前的一个暑期。斯时也,余年仅冠龄,意气纵横,供职于豫北古城,执教于三尺讲坛,毫无处世经验,仅有满腔热情。假日闲暇,呼朋唤友,随学校参访团游赏杭城,漫步苏堤白堤,流连花港观鱼,探访柳浪闻莺,问趣九溪曲水,然后乘车又至虎跑寺边,一路走来,大汗淋漓,口干舌燥,似可冒烟矣。闷热难耐之际,忽见寺旁有一茶室,便直奔而去,询问价格,云五角钱一杯,热水随时可续,龙井不再添加;确实物美价廉,大有所值焉。于是,不再客套,择席而坐,喝下三杯热茶,直至口舌生津,齿留清香。

时骄阳西坠,树影散乱,同伴催行,方依依别去。临行之际,付人民币一元以作茶资,茶官小哥云多出五角,稍等找回。闻听之下,慨然作答道:“龙井村茶,虎跑泉水,天下绝配,罕有其匹,五毛一杯,实属价廉,已心存感念矣;且饮茶之时,窗外美景映我眼帘,树上鸟鸣悦我双耳,仙境仙乐,天趣天籁,值钱两角;赏景之间,弘一法师于此剃度之往事忽然奔至脑海,遂忆及杭州千年历史故事,百年风云人物,又忆及西湖美妙风景,钱塘塔影水色,不禁默然吟咏香山华章,咀嚼柳耆妙词,文辞之美伴随龙井茶香,润肺沁心,其乐陶陶,值钱两角;茶官小哥待客热情,口齿伶俐,迎来送往,服务周到,添茶续水,忙而不乱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喊哥喊姐,暖人心怀,可见涵养深厚,功夫老成,在此小坐,恍然仙人,仅加钱一角,似乎委曲茶官小哥不少矣。如此算来,恰好一元之数,不亦宜乎。”余话音甫落,同行诸君一时错愕,趁其言行迟滞之时,便捡起挎包,闪身钻进车里,心中窃喜焉。此后与茶结缘。

而今年过知命,阅经沧桑,华发生鬓,满面沟壑;绚烂之后,趋于平淡,心境恬静,品茶自娱,沟壑之内均写满了品茶交友的故事。同声相应,人以群分,品茶之余,间以品书,知己知音,闲坐明斋,观书观云,诚有妙趣焉。然世事如棋,顺逆难料,奢谈多事,传闻失真,不多时间,坊间便有明斋藏书繁富,且多有珍本善本之说;亦有座中几多文士,且所谈皆为雅言之誉;更有甚者,竟云明斋香茗华美,所饮皆为仙品之谈;并说不到明斋喝茶,算不得文化之人云云。实则无稽之谈也。

近日,又有好事者屡发信息问询:“明斋阔否?藏书富否?环境清幽否?有红袖添香否?”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余在此可



茶

一并作答,曰:“明斋虽狭而雅静,藏书不多仅万册,饮品普通亦飘香,主人虽寝则热情。至于秘籍几部,何人添香,谁来侍茶等等,则套用一句外交辞令,曰无可奉告也。若好奇之心依然浓烈,则不妨前来茶叙小休,君等慧眼一望,则一切风景均展露无遗

矣,何必令余在此鼓噪聒耳,若长舌男耶?”

信笔至此,又忆及去年秋季,一位挚友也曾微信于余道:“秋凉将至,姐姐亦到荣休年龄,办完手续之后,大把的时间均属于自我,周末闲暇,品茶明斋,谈心聊天,不见不散,何如?”当时,余慨然允诺。孰料天不作美,命运弄人,周末竟有某领导忽然来单位视察工作一事,需要前往作陪。分身无术,失约失信,有负挚友,最为懊恼。而今又至周末,偶有小闲,只想邀约挚友,品茶观书,弥补亏欠,但挚友已于廿日之前驾鹤西去,撒手人寰,音容难寻,天路阻隔,即便冲泡纯品精品,茶香溢满书柜书桌,于挚友又有何益焉。念之怅然,怅然。

于是,只想对诸位友人言说:趁着腿脚灵便,且喝一杯茶去,莫负韶华时光,如若不嫌鄙陋,明斋也是绝佳去处。诸君倘若再有些耐心,且待余退隐林下,营造书斋数楹,环以竹篱,杂植花草;旁侧溪流潺潺,奔竞而下,溪旁青山巍巍,曲径蜿蜒;柴门常开,书友时来,春暖秋凉之日,可观书观鱼;风清月白之夜,可品酒品茗,如此则亦大妙。诸君不妨等待之,向往之,梦寐之。只要心存梦想,就好。☞

写食主义

乔北军

滋味黄瓜

黄瓜原名叫胡瓜,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。胡瓜更名为黄瓜,始于后赵。后赵皇帝石勒因自己是胡人,最恨别人说“胡”字。有一天,石勒酒喝高了,指着一盘“胡瓜”问一个叫樊坦的臣子:“卿知此物何名?”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,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:“紫案佳肴,银杯绿茶,金樽甘露,玉盘黄瓜也。”自此,黄瓜之名传开。

我觉得黄瓜直接啃着吃最有味。几个放牛娃在荒滩上放牛,渴了饿了,一合计,去偷黄瓜吃。派一个机灵点的“潜伏”到黄瓜架下,扭几根又壮又绿的黄瓜,再飞快地跑回荒滩上“分赃”。一根黄瓜在手,用手搓掉刺,“咔嚓”一口,清凉脆香的感觉在嘴里荡漾。这样做贼,当然不道德,也后悔过。如今,那惊恐的心跳,还有黄瓜的清甜,已成为儿时最顽皮、最清晰、最灵动的回忆了。

夏日酷暑,喜欢吃母亲做的拍黄瓜,拍的黄瓜边角不规则,味道入得很透,吃起来最爽最脆,瓜肉感十足。方法是选老品种的黄瓜拍碎,再拍碎蒜瓣,加盐、白糖、麻油、酱油、醋,搅拌腌渍一会儿即可,食用时若撒些香菜或荆芥叶则风味更佳。

黄瓜的吃法很多,炒、炆、凉拌、煲汤等等,无不各具特色。夏日里,妻却喜欢将黄瓜打成汁,加糖或蜂蜜,冰镇后,当饮料喝。一小杯淡绿色的黄瓜汁入口,清凉、甘甜,只感觉暑气顿消,快意无穷。黄瓜还成了妻的美容佳品,每每下班后就躺在床上捣鼓黄瓜切片,脸上贴几片、脖子上贴几片,十几分钟后,她得意地宣称,脸真的“水当当”了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果蔬秋浓》一文中,写到了江青,说:“江青一辈子只说过一句正确的话,小萝卜去皮,真是煞风景!”。其实不单是小萝卜,黄瓜去皮了也一样煞风景,我乡下就有这么一句俗语:“黄瓜儿刨皮——多此一举。”还有一句也很有意思:“黄瓜打锣,去了半头。”拿黄瓜当锤子敲铜锣,黄瓜自然捶得稀巴烂,手上只剩得半头。比喻所剩光阴无几,也形容事没做好,大势已去。

吃炸酱面少不了黄瓜相伴。读张中行老先生的《负暄三话》,有一篇写他从干校打回原籍,住在村边土屋里,去邻居园子里摘一根黄瓜,半条下酒,半条就炸酱面吃。在散淡冲荡的文字中,体现出作者苦中有乐的文雅和超脱。

黄瓜是家常菜,上得了豪门盛宴,进得了百姓厨房,活得素雅恬淡。黄瓜,身处红尘,任人宠辱,不媚不扬,始终带着脆生生的甜,滋养着柴米油盐酿成的烟火人生,这大概便是我们的草根生活吧。☞